

郁達夫傳奇·

大師與校花 (五)

● 戚宜君 (本誌特約撰述)

扶老攜幼福州行

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，蔡天培爲王映霞僱好了車子，於是便帶着一家大小啓程，經由沅江、益陽、寧鄉而抵達長沙。長沙是歷史上有名的古城，更是現代的商業重鎮，水路、公路、鐵路四通八達，日寇入侵，武漢陷落後，長沙更成爲華中一帶人文薈萃的大都市了。

有人告訴王映霞說：「長沙是戰略要地，日軍攻下武漢以後，溯江西上受到長江三峽的天險所阻，勢必沿粵漢線南下，長沙早晚總要出事的。」王映霞四處探聽，逃難的人紛紛以長沙爲過境站，到了車站一看，哇噠！到處都是人頭鑽動，連火車站頂上都擠滿了人，這般光景不但無法買到車票，就算是有了車票，也無法順利上車啊！

大街小巷的旅館中，也早已沒有空房可租，萬不得已只好隨同逃難的人羣擠在車站一角待了兩天，第三天總算好不容易的買到了車票，又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幾件行李交託到行李房，等到午後連擠帶塞的上上了火車，又等了好一陣

子，火車才緩緩的開動了。這是十一月十一日的薄暮時分，算是戰亂中由長沙開往浙江的最後一列火車。

當這列火車開出後的第二天晚間，長沙即遭大火焚燒，王映霞一行雖然平安離去，但託運的幾件行李却來不及上車；除了被服衣物之外，行李中最珍貴的東西就是歷年來所積存的信件和照片了，王映霞心想：「這項無價的損失，將永遠無法彌補了啊！」

這一年日軍的鐵蹄僅止於岳陽而已，並沒有繼續南下，第二年春粵漢鐵路局先是招領大批行李，繼而是把無主的行李進行拍賣，最後把一些無人認領，也拍賣不掉的東西，索性在一處空場上放火焚燬。當時任職於總稽核處的武漢大學畢業生燕孟晉，負責監督拍賣及焚燬工作，這項工作一直進行了半個多月，有一天他正在空場上踱步，看着工人們正把一些廢紙之類的東西丟進火堆，無意中用手杖一撥，赫然發現是一堆信件，信封上有「王映霞」及「郁達夫」等字樣，連忙從火堆中搶救出來，幸免於火焚的命運。

這批信件及照片由燕孟晉保存，後來輾轉帶

到了香港交由林文園保管，抗戰勝利後又携回廣州，嗣經文革浩劫，這批信件又被搜出焚燬了一些，直到四十年以後才由丁言昭整理出版，僅餘下九十四封了。估計原來數量應在一倍以上，現在市面流傳的「郁達夫致王映霞情書」，應是長沙大火後，「餘燼」中的「餘燼」了。

據說：當時王映霞一行到達浙西江山時，適逢寒流來襲，一家大小窩在小旅館中，第一件事便是找裁縫替全家大小做一套禦寒的衣服，然後王映霞又隻身乘汽車折返長沙去查探行李的下落，她所關心的恐怕不是一般衣物，應該是比衣物更珍貴的紀念性物件啊！然而得到的答覆却是：「長沙大火，一切都燒光了。」

王映霞與母親及三個孩子在江山停留了兩個星期，希望奇蹟出現，使他們的行李能夠失而復得，然而一切終成泡影。郁達夫連番打電報催促，並對王映霞的滯留江山頗不諒解。

郁達夫打了許多通電報給刻在麗水的浙江省政府的友人，誣指王映霞已經被許紹楙接往隱密處藏匿，弄得滿城風雨；並以長途電話告訴王映霞已經派車來接，兩天後王映霞一行順利的翻越

仙霞嶺到了浦城。

當夜，王映霞便掛長途電話到福州，接通了郁達夫，只聽他在電話中說：「妳帶着大孩子，明天馬上來福州，還有兩個小的，可以暫時交給妳的母親帶往雲和縣，暫時由她撫養。」

王映霞心想：「全家大小已經翻越了崎嶇難行、驚險萬狀的仙霞嶺來到了浦城，現成的車子，一路可達福州，幹嘛又要把母親及兩個小孩留下來呢？真不知道他胡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啊！」

雲和是浙西的一個小縣份，距離麗水不遠，王映霞的弟弟寶桐此時正在浙江省政府建設廳任職，可以就近照顧他們。原先王映霞滯留江山時，曾經寫信告訴郁達夫，準備轉往雲和安家，因此郁達夫才說出要王映霞携長子郁飛前來福州，而王映霞的母親及兩個幼子郁雲及郁荀，可以由浦城經由八都、龍泉前往雲和暫居。

這大約是讓步的表示吧！全家分成兩半，一半在福州，一半在雲和，將來也有個退路，王映霞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解釋郁達夫的心意，於是帶着郁飛欣然就道，第二天就到達了福州。

王映霞一到福州，郁達夫把她同孩子安置在旅館裏，轉瞬又不見了人影，如是這樣過了兩天，王映霞大感詫異，於是質問道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郁達夫這才揭開了謎底說：「日軍即將封鎖閩江口，切斷福州的出海通路，我已答應了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，馬上就要啓程出國，這兩天已經爲你們母子辦妥了手續。」

王映霞一聽，猶如晴天霹靂似的傻了半晌才問：「那麼母親及兩個小孩呢？」

郁達夫答稱：「已經拜託友人代爲妥善照料矣！」

按照郁達夫的想法是：國內已經烽火漫天，而王映霞總想往浙江麗水去會她的情人，不如遠走南洋，携伊人投身炎荒，重新開創一片新天地，在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，丟掉一切瓜葛，避開人家的閒言閒語，同時也斷絕了伊人與第三者之間的情絲。

郁達夫仍然熱愛着王映霞，他要以「空閒」把王映霞與舊日的一切關係阻絕切斷，因此便毅然決然的接受了新加坡方面的邀聘，決計携伊人遠渡重洋。王映霞此時已經沒有了主意，只好任由郁達夫擺佈了。

郁達夫把前往新加坡稱作是「投身炎荒」，說什麼「若能終老炎荒，更係本願」。甚至還有頗爲沉痛的詩識云：

投荒大似屈原游，不是逍遙范蠡舟；
忍淚報君君莫笑，新營生擴在星洲。

原本是要「鴛塚終須傍岳墳」的，想望百年之後，與王映霞一齊埋骨西湖與岳墳爲鄰，如今却要「新營生擴在星洲」了，看來這一次郁達夫是決心老死南洋，不再作歸國的打算了。

郁達夫這次是佈好了圈套，把王映霞套得牢牢的，王映霞要把留在浦城的老母及兩個幼子接來一同出國，郁達夫說是時勢迫促，不允所請。

王映霞又說：「不久前你連番打電報到麗水，弄得麗水朋友們之間風風雨雨，如今要出國遠

行了，總該有個交代啊！」

郁達夫認爲這一點倒是可以，因此連忙拍發了一通七八十字的長電到麗水，大意是說：「達夫誤信謠言，致疑妻映霞已在浙，今已偕同赴星矣！」

臨行前夕，郁達夫在餞別宴會上喝到八九分醉意，於夜暮低垂時，辭別了送行者，偕同王映霞及郁飛，三人搭乘小渡輪駛往閩江口的川石島，再從那裡改乘英商的和豐輪船公司的豐慶輪出海南行。

強挈妻兒渡重洋

郁達夫與王映霞，帶着他們的大孩子郁飛，於民國二十七年隆冬十二月十八日夜晚，登上了豐慶輪，隨即啓航，在波濤洶湧的臺灣海峽航行了一夜，曙光初透時，已經到達了廈門外海。按照以往的航程，原本是要停靠碼頭裝載貨物及上下乘客的，然而此時廈門及鼓浪嶼業已被日軍侵佔，他們乘坐的海輪雖然屬於英商所有，仍然未能獲准靠岸；遂在海外停泊一日，入夜再度啓航，第三天黎明抵達廣東汕頭，郁達夫帶着妻兒上岸，在市區閒逛了一圈以舒展筋骨，吃了午飯後回船，又航行了一夜，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到達香港。

郁達夫一家三口下榻於思蒙酒店，原以爲總得候船數日，也可以好好在香港遊覽一番，不料次日就有意大利勞埃德公司的皮亞康馬諾伯爵號，要離開香港駛往新加坡，倘若錯過了這班船，又不知要等待到何日了。

在香港停留的一天半時間裏，由「星島日報」社長胡好熱心的陪同郁家三口，參觀了胡文虎兄弟華麗的「虎豹別墅」，並會見了一些朋友，大都與「星」字系統的報紙有關。

胡氏家族旗下的「星」字系統的報紙，包括香港的「星島日報」、新加坡的「星洲日報」、吉隆坡的「星中日報」、仰光的「星緬日報」、曼谷的「星暹日報」以及檳榔嶼的「星檳日報」等，彼此都有着密切的關連，此次郁達夫是應聘到「星洲日報」去工作，因此香港的「星島日報」的同仁也表示得格外熱絡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，郁達夫一家三口，從九龍登上了一艘兩萬四千噸的巨型白色郵輪，於晚上六時駛入南中國海，王映霞站在寒冷的夜風中，憑欄遙望着紫山的燈火逐漸消失在夜色中，心裡一直惦念着守在浦城的老母和兩個幼兒；這次和他們分開，海天遙隔，烽火遍地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見，一陣心酸不禁湧出了兩行熱淚。

南中國海上的驚濤駭浪，使得王映霞暈眩不堪，三天後抵達菲律賓宿務馬尼拉時，王映霞很想上岸去透透空氣，因為沒有美國領事館的過境簽證，頗費了一番周折，才獲准上岸，在椰林大道上，乘坐馬車，直駛菲律賓大學的廣闊校園中漫步了一圈，上船時王映霞還是有點暈陶陶的呢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午，風和日麗，水波不興，白色的巨輪，緩緩的在碧海藍天之間，駛出馬尼拉灣青蔥的海岸，又經過了兩半天風平浪靜的

航行，終於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抵達新加坡，再過兩天就是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的元旦了。

新加坡是一個海峽環抱的島嶼，地當麻六甲海峽要衝，為太平洋進出印度洋的必經之地，在歷史上長期淪為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屬地，當時的新加坡，仍在英國殖民當局的管轄之下，由於島上居民華人佔絕大多數，所以許多風俗習慣，都與中國相同。

郁家先在南天酒樓住了一個星期，嗣由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代為張羅，搬入中峇魯的一座公寓，與胡昌耀的如夫人及主筆關楚璞為鄰。

前後才不過兩個月的時間，郁家從雲夢沼澤地區，飽經坎坷曲折，由寒風凜冽的浙西到了福州，旋即乘輪出海南行，旬日的海上顛簸，如今置身於經年木葉翠綠，繁花如錦的南洋小島。前是在戰火逼迫下流離不定的生活，如今一變而為歌舞昇平的都市情調，物質條件大大的好轉，反而使王映霞一時無法適應，然而她清楚的覺得她已遠離了故鄉、情人、母親、弟弟和孩子了。

郁達夫倒是最能適應環境的變化，每天傍晚先是「沖涼」，然後換上短衫褲，腳蹬木屐去「行街」，對於琳瑯滿目的水菓攤，經常蹲足大快朵頤，香蕉、榴槤、沙嗲、黃梨都是他愛吃的水菓，還有一種嫣紅的紅毛丹，更是百吃不厭，曾有詩句云：「不辭客路三千里，來啖紅毛五月丹。」

新年期間，郁達夫曾去了一趟檳城，見有飯店名杭州者，鄉思縈懷，夜不成寐，窗外舞樂不絕，遂吟成一首七言絕句云：

故鄉歸去已無家，傳舍名留夾海涯；
一夜鄉愁消未得，隔江聽唱後庭花。

到達新加坡以後，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，香港「大風旬刊」出版週年紀念，郁達夫應編者陸丹林之約，把以往兩年中所寫的詩詞中，選出了詩十九首和詞一闕，加注編成「毀家詩紀」，在大風旬刊三十期週年紀念特大號上發表，王映霞看到了這本雜誌，直氣得火冒三丈，心中翻騰不已。

回想不久前剛抵達新加坡時，郁達夫還拉着王映霞的手說：「這裏是一個新的天地，沒有什麼人認識你，我要和你在這兒終老！」

言猶在耳，郁達夫却把王映霞紅杏出牆及逃避戰火的點點滴滴，用詩詞及注解，毫無掩飾的撩撥了出來，這又是為了什麼呢？豈不是要王映霞臉面無光，丟人丟到國外了麼？

王映霞越想越氣，遂即寫了一封快信給大風旬刊的編輯陸丹林，大罵郁達夫是一個欺瞞世人的無賴文人，是一個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，並說她自己已有一篇答辯的文字，探詢陸丹林怕不怕得罪郁達夫，而有勇氣刊登出來。

陸丹林接信後，立即覆了一封航空信，說明絕不袒護任何人，有文章儘管寄來，收到後一定原文照登。於是王映霞以書信體材寫給郁達夫的一封信，便在大風旬刊三十四期上發表了。其中有云：

「憑你那巧妙的筆尖，選擇了字典中最下流、最卑賤的字句，把它聯成了詩詞，再聯成洋洋大文，好使得一切的同情與憐憫都傾向於你，而

懷疑、怨恨與羞辱的眼光，都射向我身上來。

「你想把世界上所有的每一篇小說中的壞女人，都來比成了我，而那些值得同情，值得憐憫的男人，却都是你自己。在武漢時你千求百順的騙我到湘西，又用七八次急電催我到福州，到福州後再誘我南來，都證明了你的變態。」

「爲了孩子，爲了十二年前的諾言，爲了不願使你聲名狼藉，才勉強維持這個家的殘局，總不惜處處委屈自己，犧牲自己、克服自己，把你的一切醜行都淹沒下去，然而你却是一個欺善怕惡，得寸進尺的人，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，只好把你那顆蒙了人皮的獸心揭穿了。」

王映霞簡直就像是王婆罵街似的，把一腔怒火，盡情化成刻毒的文字向紙上渲洩，結論並要求郁達夫應該痛改前非，重新作人；「不可再再以日本式的壓迫來壓迫我」，更不可「祇重空談，而不講實際」。而且她主觀的認定，這一切都是郁達夫設下的陷阱，要她來蹈「舊女人的覆轍」，也就是郁達夫擺脫孫荃的方法：無中生有的罵孫荃某日與某人在某處開旅館，舊式女人火氣大，這樣以來竟成了不離而自離。王映霞認爲郁達夫又是在故技重施，又想以同樣含血噴人的方法來對付她，因此她惡狠狠的說：「我才不會上他的圈套呢！活一日就該拼一日命。」

事實上，郁達夫雖然對王映霞的紅杏出牆耿耿於懷，但卻沒有拋棄她的決心，一方面痛恨她的不守婦道，一方面仍然熱愛着她，因此心情是矛盾的，舉措也就乖異了起來。所以，王映霞就曾不解的說：「星洲的天氣，正象徵了我們這位

浪漫文人的性格，時而狂熱，時而暴雨，但在我想望中的淡淡秋陽，絲絲微雨，將從何處去尋求？」

前後算起來，郁達夫挈妻携子遠渡重洋，到達新加坡才不過兩個多月時間，一切的希望又被他的一枝犀筆戳得粉碎矣！真是何苦來哉！

山盟海誓轉眼空

郁達夫與王映霞剛到新加坡時，夫婦同進同出，曾經令人十分羨慕呢！

四十開外的郁達夫穿一件白襯衫，一條白西裝褲，頭髮蓬鬆，臉龐清瘦，一派不修邊幅的模樣；王映霞其時三十初度，穿一件緊身素色旗袍，胴體豐滿，肌膚白嫩，面上薄施脂粉，有一種迷人的風韻，也有一種蘇杭女人的高雅氣質。

自從「毀家詩紀」在大風旬刊發表以後，郁達夫把王映霞背夫偷情的事態，赤裸裸的描寫出來，把她形容成不甘貧賤，愛慕虛榮的浪漫女人，一般人對於王映霞的印象，驟然間大爲改觀；不再爲她的豐容盛鬋，明艷動人所懾，直覺的認爲在她的一言一笑，一舉一動之間，似乎有點兒不大正派，好像是在人前賣弄風騷，難免也就投射給她一些異樣的眼光。

這些異樣的眼光，使得王映霞大感窘迫，何以致此？歸根究底都是郁達夫造的孽，於是又以讀者投書的方式，寫了一篇「請看事實」的文稿寄大風旬刊，把郁達夫說成是一個神經錯亂者，是一個祇求肉慾，不解情意的文人。

據說郁達夫已經開始對王映霞採取管制及禁

錮的措施了，禁止提筆、禁止出遊、禁止擅自接見朋友，在充滿了委屈及憤怒的心情下，王映霞寫了一封長信給陸丹林，臚述她的心境及數落郁達夫的不是說：

「我們的婚姻既不同意於父母，又難諒解於親朋，但自己認爲既已誤踏入這一條路，總望委屈求全，抱着百折不回的大力，在荆棘叢中，勇往直前的走去，所以處處都在容忍，都在包涵。以爲他的一切的成功，也就是我的成功，好使那些藐視他的戚友們眼中，抬高他的人格。」

「假如一定要我承認有過失的話，祇是因爲自己的經驗沒有，眼力不足，以致糊糊塗塗的這位大我十餘歲，而走慣了江湖的浪子，結下了婚姻的這件事。」

「一個並非在前線作戰的軍人，亂離時竟不能照顧到妻兒的安危，待我在長沙受盡驚慌，丟盡了東西，把一家老小自千辛萬苦中輾轉逃出來以後，不來撫慰一句，反而頻頻以急電打到浙江，誣指我已與許君同居，要請他們代爲尋找，可憐我弟弟還爲了我的失蹤，曾到處託人尋訪，後來因爲實在無影可捕，浙江友人才淡淡的覆了他一個『電悉，未見前來』的電報。我想天下總也有不少爲人丈夫的男子，不知是不是也用這種手段來欺侮女人？至今痛定思痛，對這種壓迫誣害女人的情事，只有仇、只有恨，又豈是在瞥眼餘生中，能報復得盡的啊！」

王映霞揚言「除死無大難，討飯不再窮」的心情，有話便說，有苦便訴，顧不到「於己有損，於人無益」，反正西洋鏡已經拆穿了，豈再怕

別人笑話麼？並把郁達夫嫖妓院、睡燕子窠的糗事，都一齊抖露了出來，且用盡了一切刻毒的字眼來辱罵郁達夫，從這些文字當中，也可以看出王映霞實在也够潑辣的了。

郁達夫與王映霞在大風旬刊上互揭瘡疤，如火如荼的大打筆墨官司，大風旬刊不僅提供了一「筆戰」的場所，同時還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，若干年後郁飛曾經撰文指責大風旬刊在郁、王婚變中，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。事實上該刊主編也曾多次在函件中勸請兩人互相諒解，合則相安下去，不合便痛痛快快各走各的，不必再在文字上互相戰鬥；然而話雖然是如此說，大風旬刊仍然一字不漏的把王映霞的文字刊登出來，為此大風旬刊曾經銷路大增，不斷的再版，仍然供不應求呢！

王映霞藉文字渲洩了胸中的積鬱，頓感輕鬆了許多，然而對於郁達夫，此刻却無法妥協，當然也就不可能再同床共枕，而效于飛之樂了。剛好有一位杭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舊日同窗，正在廖內島上任教，來信說：「既然夫妻勢如水火，何不到廖內島上暫住些時？」

廖內島是麻六甲海峽中的一個小島，青翠蒼鬱，碧海藍天，沒有車輛的喧鬧，沒有擠來攘往的人羣，風光宜人，清靜而安謐。島上只有一所華人小學，學生不多，教職只有兩位，一位是校長，一位便是王映霞的那位女同學了，而這一對夫妻包辦了校長、教員、工友等一切事務，算得上是一所標準的迷你小學。

王映霞覺得暫時到廖內島上住一陣子也好，

於是便接受了這個迷你小學的聘約，一方面可以把幾個月來的委屈與不平，向海外惟一的女同學盡情的傾吐一番，一方面也可以藉廖內島上的幽靜環境，平復一下內心的創傷。

說去就去，王映霞拎着簡單的行囊，隻身到了廖內島，一羣眼便是個把月過去了，郁達夫偵知王映霞落脚在廖內島上的華人小學，寫了信來叫王映霞馬上返回新加坡；同時並有信警告王映霞的同學夫婦，叫他們不要妨害了人家的家庭；於是在不願連累同學夫婦的狀況下，萬不得已，王映霞又回到了新加坡。

時序已入盛夏，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關係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，於是經過了重重的難關，前後又經過幾個月的冷戰，終於在蘭楚楚的作證下，雙方協議離婚。郁達夫於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，在香港星島日報登出「郁達夫啟事」云：

「達夫與王映霞女士已於本年五月脫離關係，嗣後王女士之生活行動，完全與達夫無涉，諸親友恕不一一函告，謹此啟事。」

郁達夫與王映霞協議：長子郁飛歸郁達夫撫養，國內的兩個小兒子郁雲及郁荀歸王映霞撫養，並由郁達夫出資五百叻幣，作為王映霞返國的旅費。

郁達夫與王映霞春華爛漫、雲淡風輕、鳥雲密佈乃至狂風驟雨的十二年婚姻生活，終於戛然而止。王映霞整理行裝，準備隻身回國了，為了辦理手續還頗費了一番周章呢！

原因是王映霞的護照，被郁達夫鎖在辦公室

的抽屜內，王映霞心高氣傲，硬是不肯向郁達夫索取；郁達夫心想沒有護照，看你如何辦理離開新加坡的手續，甚至還存着一絲絲復活的希望，大概不至於有扣留她的護照，不肯讓她返國的惡劣心意。

王映霞經由一位任職當地中華書局的黃先生大力幫忙，才辦妥了一切離境手續，臨行前一天下午，王映霞到了郁飛住讀的美國教會學校，把郁飛帶到外面看了一場電影，吃了一餐飯，母子相對黯然神傷，彼此都強忍着奪眶而出的熱淚，來接受眼前的悽苦事實。

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日，王映霞提着一隻簡單的行囊上船離開了新加坡，行前她把身上剩下的僅有二十幾塊錢掏出來交給郁達夫說：「我替你管了十二年的家，現在只剩下這點錢都還給你！」

郁達夫沒有接受，眼睛一紅出門去了，不久後又派人送來了兩百塊錢給她作路費。許多資料中都提到王映霞離開新加坡的前一夜，郁達夫曾在南天酒樓設筵餞別，並有一首「忍拋白首盟山約」的七言律詩云：

自別銀燈照酒卮，旗亭風月惹相思；
忍拋白首盟山約，來譜黃衫小玉詞。
南國固多紅豆子，沈園差似習家池；
山公大醉高陽夜，可是傷春為柳枝？

後來王映霞斬釘截鐵的對人說：「絕對沒有南天酒樓餞別的事，那是郁達夫在我離開新加坡以後加進去的，這樣也好，既然後來還能想起來寫詩，總算還有一份情感存在其中。」不管是王

映霞臨行前夜餞別時寫的詩，或是後來想起伊人又憑空加進去的，反正婚也離了，這些都已經無關緊要了！

王映霞悄然歸國，事先已託人在香港的星島日報上刊出了一則「王映霞離婚啓事」云：

「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，浪漫腐化，不堪同居，業在星洲無條件協議離婚，脫離夫妻關係，兒子三人，統歸郁君教養。此後生活行動，各不相涉，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，特此奉告海內外

諸親友，恕不一一。」

同樣的啓事又託人在她的故鄉杭州東南日報上刊登了兩天，到達重慶後，又在中央日報上刊登了兩天，表明她已經是一個自由之身的女人了。

據王映霞心平氣和的檢討她與郁達夫的十二年婚姻生活，結論是：「郁達夫對我好不好呢？真好！可是他那種好的方式使我受不了。」也有入說：「郁達夫始終是熱愛着王映霞的，但他不知怎的，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，弄得王映

霞十分難堪；自我暴露在郁達夫來說彷彿已經成爲一種病態了。別人是『家醜不可外揚』；而他偏偏要『外揚』，而且還發揮了一些文學式的想像力，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『家醜』。假如如此對待一個舊式的無知女性，或許不會有什麼問題，然而對有知識、愛面子的王映霞不留餘地，問題便弄得不可收拾了。」

日積月累，變本加厲，水火不容，終於釀成了勞雁分飛的結局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之二十五 戴笠和他的同志

喬家才著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增訂再版

全一冊定價臺幣貳佰元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爲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，一、二集合訂全一冊平裝貳佰元。精裝叁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